

浅水不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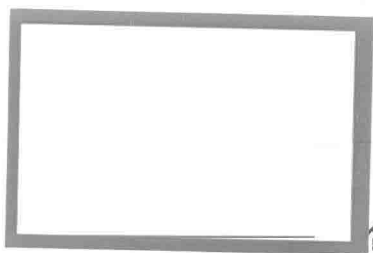
QIANSHUI BU YANGSHAN

孙仁歌◎著

浅水不养山

QIANSHUI BU YANGSHAN

孙仁歌◎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浅水不养山/孙仁歌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396-4633-6

I. ①浅… II. ①孙…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1581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周 康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1.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一

仁歌君的散文集《浅水不养山》即将出版,让我写个小序,这对我可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我虽也是学中文出身的,但是后来与文学远隔,自己不写作,也基本上不读文学作品,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教书授课和学校管理上,有限的时间则集中于从事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的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终日忙忙碌碌的,难得有闲暇来欣赏文学作品。仁歌的耐心等待和真诚期待,又让我没法拒绝,然一拖再拖,这篇小序迟至今日才“交差”,为此,我要向出版社和作者表示歉意。

我与仁歌的相识,缘于南京大学一位师长的介绍。这位师长是安徽寿县人,他向我推荐了仁歌,说他勤学上进,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希望我能对他予以关注和关心。仁歌第一次来我办公室时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写作、研究等情况,沉稳谦和,温文尔雅。这些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对他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仁歌是一个在事业上有追求的人,他的求学、从教和研究道路,远比一般人艰辛。正是因为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追求,他才能在条件和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的情况下,克服困难,持之以恒,坚持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发表了多篇文学研究论文,出版了研究专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孜孜以求,潜心治学,在学风浮躁的当下是难能可贵的。

在交往中,我们谈得较多的自然是教书治学,我发现仁歌对知识的接受和领悟能力相当惊人。对文字学和古文字学,他过

去好像并没有什么基础,但是,他对我的研究工作却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将自己的几种文字学研究书籍送给他,那些书比起文学作品来自然是枯涩乏味的,一般人很难读下去,我想,他拿去后大概也是束之高阁吧!没料到的是,他还真的认真地带着兴趣去阅读,并且读出了自己的体会,形成了对汉字和汉字文化独到的理解,写出了洋洋洒洒的文章。那些文章中对我本人的推崇我虽不敢当,但是文章展现出的对汉字的认知和理解却让我由衷的高兴!要知道,真正能进入文字学、古文字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这个领域还能发表一些见解,即便是经过专业训练也不大容易做到,而仁歌却能在很短时间内较好地把握了文字学的理论要点,领悟到汉字文化的精髓,实在是大出我的意料。这让我感受到仁歌不仅刻苦勤奋,好学深思,而且善于学习,聪慧过人。

尽管对仁歌有了这些认识,然而,要为仁歌的文学作品写序,我依然要认真对待。过去我只知道他的报告文学、散文作品多次获奖,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却从没有读过他的文学作品。仁歌知道这些,发给我一些准备收入集子的散文,以便我了解他的作品。在出差的路上,我抽空读了这些作品。说实在的,开始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也只是为了做写序的准备,完成这篇拖得太久的“命题作文”。当我静下心来品味仁歌的这些散文时,我却被深深地吸引了、打动了,仁歌的散文向我展现出一个学者的另一种形象——真诚善良、忧伤多情、悲天悯人、愤世嫉俗……一种文人特有的气质品格和学人特有的沉思关切,充溢于这些优美明快的文字中。

从他回忆往事的文字中,那些亲人亲情、故人故园之情之思,令我们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忧伤多情;那些随手拈来的记录生活片段的文字,不仅让我们体会到生活的情趣,更感受到作者从生活琐细中获得的人生感悟。随着作者的足迹,我们不仅能领略那些人文和自然景观之美,更能体会到作者触景生情、神游八骛的酣畅淋漓;那些直接评点世事、谈论文化教育的文字,则是他对社会现状关注思考的直接表达……这本散文集丰富和隽永,给我以启迪和享受,引我遐思和叹赏。我曾读过当代一位以“文化散文”而名噪一时的大家的作品,仁歌的一些作品与之相比我看也并不逊色!

仁歌散文的艺术水平到底如何?这有待于文学评论家去评点,我对他的评价纯属个人观感。在我看来,仁歌散文中的一些文字确实是优美而富有内涵,颇

为耐人寻味的!

比如,他写故乡的小河:

妙在小河千遍万遍地洗你、洗我、洗他。可一年年过去了,小河一点也没有被污染。小河一如既往清纯得可爱,清纯得动人,我们也一点点地往大里长,长啊长,一直长到离开小镇,离开小河。可悲也就在这里:人一旦长硬了翅膀飞高飞远的时候,得到的再多,也补救不了那失去了的纯真之美矣。(《小河在我童年时最清》)

比如,他写秋登长城的感受:

长城是一部大书,望而见秋是这部书的内蕴。

人登上了长城,心也跟着上去,心到情至,情至思伴,可谓情思并举,游目骋怀,一任那思绪遄飞,百感交集,这样便望高见高,望远见远,高处远处涌入眼底的皆是秋天的故事。

读长城之长、之远、之深,就不能不读秋之长、秋之远、秋之深,长城与秋融为一体,正好打造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字眼,这就是“历史”。可以说,不到长城就领略不到真正的中国之秋、民族之秋。(《长城秋望》)

在这本《浅水不养山》的散文集中有许多这样精彩的文字,读者自可品评。

从这个集子中,我还得以了解到仁歌的家世,虽然是有限的,但足以看出他少时经历的苦难和家风的熏陶是怎样影响着他的个性品格和人生追求的。他在《我梦见了父亲的泪痕》这篇回忆父亲的散文中写道:

父亲对于我的影响也在日后有所体现,首先是对于文学的追求与痴情,以至于把文学视为一种宗教,成为文学路上的一名虔诚的朝圣者,苦苦皈依几十年不放弃。如今虽然身为高校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既用心用情于教书育人,又致力于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同时还要挤出一点儿时间给文学创作,在有所追求又不乏性情释放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注意做人的低调与收

敛。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心理失之于平衡的时候,尽量让公心代替私心,自觉地把人性中的某些弱点收缩到最低限度。如果要追根溯源这些行为理念的出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的“风景”。

从这里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父亲对仁歌追求文学、为人处世的长远影响。读仁歌的散文作品,让我有机会进入他的精神世界,加深了对他的理解和认识。这是写这篇“命题作文”的一个意外收获、意外之喜!

黄德宽

2013年3月

(作者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等职)

序二

散文是什么？尽管孙仁歌先生在这本集子里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他在“后记”里对自己写散文的状态和感受却有生动的描述：“较之论文写作的强度，散文写作要轻松许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写散文就是一种休闲，既不是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硬逼，不像写论文，质量上不去，就别想在核心期刊上发！而写散文纯粹就是一种‘玩’，‘玩’出好的来就发一发，‘玩’不出好的来就压一压，或在博客上发一发也能与人交流，大可不必玩命。……在致命的治学路上写散文，就是一种放心放肺的休闲散步，相对于玩命的社科研究，写散文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种自救。”

无需我多言，读了这段话，孙仁歌的职业及状态不说昭然若揭，起码也可猜出八九不离十了。他是一位颇为勤奋的研究型学者，常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学术研究的山道上艰辛跋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进行一种“近乎‘自虐’性的治学苦旅”。凡事过犹不及，过盛必衰，这是千古不易之理。长期熬夜，过度玩命，终因积劳成疾而突发大病，以致在阎王殿门口转了一圈，“与死亡之神擦肩而过”。经历如此人生劫难之后，他从坡高缺氧的治学山道上撤退下来，不时来到平坦适意的散文苑囿里漫步。于是，他几年前推出了散文集《临春的窗》，现在又有了这本《浅水不养山》。

《浅水不养山》分为七辑：“往事记情”、“生活记趣”、“旅途百态”、“思想花絮”、“文化‘闲话’”、“教育随笔”、“名人印象”。

总体看,作者具有较为厚实的文学功底,不仅文字表达能力较强,叙事说理常能层层深入,曲径通幽,而且博闻强识,知识面广,下笔多能娓娓道来,左右逢源。集中诸多篇什感情真挚,构思轻巧,涉笔成趣,用词清雅而不俗。集中作品按内容和主题虽分为七辑,但从文体看仍可归于两类,即一类偏重叙事,一类偏重说理。

偏重叙事类篇什大体包括在“往事记情”、“生活记趣”、“旅途百态”及“名人印象”诸辑里,约四十篇。无论是叙说与台湾诗人痖弦的交往,还是与文学虔诚追求者伟腊的友谊;无论是回忆父亲的往事、家庭的窘境,还是描述童年的小河、小镇;无论是登长城而发思古之幽情,还是永远镌刻心中的中山陵,作者无不以深厚的情感和独立的思考,叙述自己心底的真切感受。尽管这里所写题材并不重大,无非是个人忆旧、游览和与友人交往的琐事,可我们在阅读之中明显可以觉察某种内在的紧张和凝重。一些人将散文看作最为轻松的文体,孙仁歌也说,较之严谨的论文写作,炮制散文要轻松许多。但我还是觉得他的这些散文并不是倚马而就,随意挥洒出来的篇章,而是如陈年佳酿,需要慢慢咬文嚼字,在心中慢慢咀嚼发酵,才能散发出醇正浓郁的芬芳。《我梦见了父亲的泪痕》表面写的是父亲抽烟、饮茶、喝酒、吟诗、写字等一些嗜好,实际写出了物质极端贫乏年代的人生窘境,以及穷困而平凡父亲苦中求乐的生活态度和尊贵人格。《小河在我童年时最清》既是写小河水从清澈到污浊的可怕渐变,更是写故乡人情世态今与昔的巨大反差。我们之所以从中感受到某种内在的紧张和凝重,关键在于这些散文不仅具有意象的密度,还有思想的张力,具有一种拷问人生、对抗世俗的美学品格。当然,从艺术性考量,如果删除一些思考和联想的枝蔓,这些散文可能显得更加精粹而富有蕴藉,如《两条被养死的鱼》最后关于生与死、怜悯与恐惧的引申解说,就略嫌牵强和多余。

偏重说理的文章大体包括在“思想花絮”、“文化‘闲话’”、“教育随笔”诸辑里,约三十余篇。如果说,孙仁歌在偏重叙事的散文里已经表现出某种追索表象和事件背后意义的倾向,那么,他在偏重说理的散文里则更是将这种追索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忘故我真》从人容易健忘的事实出发,谈到“吾人许多年来思想几度变得一片苍白,稀薄到难以立身,时常感到身外的世界就像京剧舞台上的锣鼓声震天响,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多少意义”;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一个智者,忘是一种罪过,因为当下这个世界太需用智慧;而对于一个痴人,忘是一个

种得，一种积累，忘的极致便是真”。无疑，作者这里试图用老庄“虚静无为”的思想来解读和诊疗当今过于功利、过于算计的社会，虽然作为治疗社会病灶的药方无补于事，但作为个人缓解压力、摆脱烦恼的心理调节，也不失为人生智慧的一种表现。相对于《我忘故我真》更多地流露出“虚无”思想，《我们还剩下一点什么》等则更多地张扬着批判精神。面对市场经济狂涛巨澜汹涌澎湃地席卷和淹没社会每个角落的浩瀚景观，作者感叹“经济建设的确发展了、进步了，但人的灵魂乃至思想却越来越萎缩了、越来越黯淡了，市场社会化的‘洪水猛兽’正在日益疯狂地瓦解甚或泯灭着当代大众群体的道德与良知，一切向钱看已经成了当下相当一部分人的核心价值观”。应该说，这里的感慨和指责不仅有的放矢，而且一针见血。问题是，既然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被证明是最有活力且最具效率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应只是抱怨和责难它的负面影响，而应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等寻求路径和办法。前行中遭遇泥泞和坎坷，看到和指出困难虽属必要，但沉湎埋怨无异于自寻烦恼，找出破解之道才是积极面对之策。就此而言，集中偏重说理的篇章有些似嫌过于金刚怒目，以致给人愤世嫉俗有余，理性面对不足之感。

不过，无论是重叙事还是重说理的作品，我们从中都强烈感受到了孙仁歌的真性情。我向来以为，真实是一切文章安身立命的基石，散文尤其如此。这本散文集的珍贵之处在于，写人、记事、谈古、说今都是有感而发，由衷而发，其中体现着强烈的学者本色，洋溢着强烈的学者情怀。这使这些散文拥有了自己的品质，即可贵的文化底蕴和不屈的书生锐气，同时也流露出某种书生活语的青涩。我以为，这就是孙仁歌散文的特色。

孙仁歌先生请我为《浅水不养山》作序，这使我有机会提前拜读这些作品，并从中获益匪浅。辑录一些零星感受权当开场前的报幕，正式的演出从下一页开始。

钱念孙

2013年5月

（作者系安徽省文联、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作者小传

孙仁歌,男,汉族,安徽寿县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全日制本科),淮南师范学院文艺学副教授职称,安徽大学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本土小说叙事形态及其特征研究”以及“散文理论研究”等。集教学、科研、文学创作于一体,强调以学术带动教学,践行教改与作业并进,主持完成的教学成果“文论课程改革与创新”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一百三十多万字,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各一部,在海内外获奖二十余项。其中短篇小说《我想把日子过得简单一些》获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一等奖优秀奖(该作品被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书面主要成果之一),并应邀赴港出席颁奖典礼。散文《一盒磁带寄深情》、《〈远望〉系结着你我他》分别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七届、第八届“海峡情”征文优秀奖,并应邀赴京参加颁奖活动。1996—1997年在京就读文学创作专业班期间,经中宣部暨中国作协批准集体旁听了中国文联第六次、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盛况。

近十年来,公开发表社科论文逾百篇(含文艺评论),其中发在南大和北大核心期刊上近三十篇,多篇被转载或引用。出版学术著述一部,有两篇文学评论入围第二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候选篇目,另有论文《拜金“逼宫”,人文末路》在2013年8月参加《文学报》和上海大学联合举办的“人文精神再讨论”征文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热点文学评论《诺贝尔文学奖能帮中国文学多大的忙》即将在美国学术性期刊《美国学术研究》刊登。目前有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及省级教研项目各一项。2008年5月应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邀请,经省教育厅批准前往温哥华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此外,对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也素有兴趣,专著《现代教育教学论》不久也将面世。

序一 / 001

序二 / 005

作者小传 / 008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注事记情

2008, 生命中没有预约的“预约” / 003

文学的缘

——在温哥华拜访痙弦先生 / 010

我与台湾诗人痙弦的交往 / 016

小河在我童年时最清 / 020

两条被养死的鱼 / 073

怀念一支笔 / 076

临春的窗 / 078

三月看桃 / 080

我梦见了父亲的泪痕 / 024

听父亲吟诗 / 031

母亲的“家园” / 034

童年的小镇

——镌刻在生命中的风景 / 038

悠悠老宅情 / 047

弹痕依旧留城头 / 055

岁月难以抹去的痛的记忆 / 057

豆腐如诗 / 082

听听那鸟语 / 085

田家庵的树 / 088

洞山路上的风景 / 091

唱不尽的四季歌 / 094

第二辑 生活记趣

养犬记趣 / 065

去湖广会馆看戏 / 070

第三辑 旅途百态

长城望秋 / 099

“寻梦”双桥夜添伤 / 105

滚滚后浪聚香江

——赴港参加文学奖颁奖活动纪实

/ 110

海峡情结又一度 / 115

诗意温哥华九题 / 118

登香港太平山记 / 140

去浅水湾看海 / 144

北京的雪 / 146

永远的中山陵 / 149

皇皇尧都今何在 / 153

乌衣巷口夕阳斜 / 157

崂山“救苦”记 / 160

根在洪洞 / 163

第五辑 文化“闲话”

浅水不养山 / 207

文化的淮南离我们有多远 / 213

拒绝虚构

——让散文真正成为作家的身份证 / 217

给长篇小说创作疯长之势泼泼冷水 / 223

“文化散文”还能走多远 / 228

“浅文化热”已经成为浮躁社会的标签

/ 234

学者散文中的智慧尖峰

——劝君翻翻《守望的距离》 / 237

第四辑 思想花絮

在朝圣文学家园的路上 / 167

我的灵魂栖居“岌岌斋” / 171

我忘故我真 / 174

尴尬的话语 / 177

时间的魅力 / 181

孤独散步到蓬莱 / 185

我们还剩下一点什么 / 189

文化人与“问题人” / 192

文学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 195

遛狗的哲学 / 199

人性的力量是电影回归的希望

——电影《唐山大地震》观后评析 / 239

后人要对得住先烈

——观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江姐》有感

/ 242

让“注水人”走开 / 245

倡导大家多读一点报告文学 / 247

第六辑 教育随笔

现代教育管理应该树立“一流观” / 253

文卓之“变”给国内教育带来了什么

启示 / 259

又想起了“张非现象” / 264
谈谈矫情写作的症结所在 / 269
我的素质教育观 / 275
孩子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 280

第七辑 名人印象

作为父亲的余光中 / 285
在鲁迅文学院听王蒙讲课 / 290
又见皖籍作家张锲 / 293
学者型教育家黄德宽 / 297

香港学界精英金圣华 / 303
拜访台湾女作家丘秀芷 / 309
台湾书家陈大络印象 / 312

后记：在致命的治学路上“休闲散步”

/ 316

附录一：真诚是散文的生命

——孙仁歌散文集《临春的窗》序 / 319

附录二：孙仁歌人文社科研究主要成果

目录 / 322



第一辑

往事记情

WANGSHI JIQING



在生命的旅程中，我深深地铭记着“2008”这个异乎寻常的年份。的确，2008 无论于我个人还是于国于民，似乎都堪称祸福相依，悲喜参半。不约的是汶川大地震的突如其来，约定的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乃至完美收场，这既是国家的大事记，也是本民族一悲一喜都打破了纪录的经历。而具体到我个人，2008 于我也同样是吉凶交替、荣衰互访。好比人在旅途遭遇两盏灯，一盏绿色通畅，另一盏却又刺刀见红。是的，那一年“羊”来了，“狼”也来了，只是“羊”来得十分华丽，而“狼”来得却多了几分惨烈。

无论从东方文化说，还是从西方文化说，“羊”都意味着一种善。对于国人而言，与生俱来的天性似乎就是羊性十足，所以每每看到天上的白云，往往就会不由得想到羊群。小说家潘军的小说《小姨在天上放羊》就有指云为羊的意味。古代的罗马人也有见羊为福的习俗，在宗教文化里就更不用说了，羊就是耶稣基督的代称，不仅是吉祥的象征，而且也是抑恶崇善、穷尽仁爱于天下的集中体现。而“狼”无论于谁，无疑都意味着一种不祥乃至凶相毕露。2008，“羊”与“狼”的“轮回”于我，似乎都在意外，并不在意中，也就是说都不在生命的预约之中。

2008，似乎注定就不是一个寻常的年份。作为一介苦坐书斋、动辄突发奇想于笔端的书痴，我进入 2008 伊始，除了深深坠入了奥运氛围之中，别的私下生活似乎也无异于常形常态，可以说没有任何约定的人和事，尽管有某些挥之不去的心理期待悄